

中國佛教
典籍選刊



法苑珠林校注

〔唐〕釋道世 撰 周叔迦 蘇晉仁 校注

中華書局



中國佛教典籍選刊

法苑珠林校注

〔唐〕釋道世著

周叔迦
蘇晉仁
校注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法苑珠林校注/(唐)釋道世著;周叔迦,蘇晉仁校注.一北京:中華書局,2003
(中國佛教典籍選刊)
ISBN 7-101-02484-X

I. 法… II. ①道… ②周… ③蘇… III. 法苑珠林 - 注釋
IV. B9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0)第 12053 號

責任編輯:毛雙民

法苑珠林校注

(全六册)

(唐)釋道世著

周叔迦 蘇晉仁 校注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96^{3/4} 印張·2004 千字

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~3000 冊 定價:160.00 元

ISBN 7-101-02484-X/B·311

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編輯緣起

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，約自東漢明帝時開始傳入中國，但在當時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。到魏晉南北朝時期，佛教和玄學結合起來，有了廣泛而深入的傳播。隋唐時期，中國佛教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，形成了衆多的宗派，在社會、政治、文化等許多方面特別是哲學思想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。這時佛教已經中國化，完全具備了中國自己的特點。而且，隨着印度佛教的衰落，中國成了當時世界佛教的中心。宋以後，隨着理學的興起，佛教被宣布為異端而逐漸走向衰微。但是，佛教的部分理論同時也被理學所吸收，構成了理學思想體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。直到近代，佛教的思想影響還在某些著名思想家的身上時有表現。總之，研究中國歷史和哲學史，特別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哲學史，佛教是一項重要内容。佛學作為一種宗教哲學，在人類的理論思維的歷史上留下了豐富的經驗教訓。因此，應當重視佛學的研究。

佛教典籍有其獨特的術語概念以及細密繁瑣的思辨邏輯，研讀時要克服一些特殊的困難，不少人視為畏途。解放以後，由於國家出版社基本上沒有開展佛教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，因此，對於系統地開展佛學研究來說，急需解決基本資料缺乏的問題。目前對佛學有較深研究的專家、學者，不少人年事已高，如果不抓緊組織他們整理和注釋佛教典籍，將來再開展這項工作就會遇到更多困難，也不利

於中青年研究工作者的成長。爲此，我們在廣泛徵求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，初步擬訂了中國佛教典籍選刊（第一輯）的整理出版計劃。其中，有幾部重要的佛教史籍，有中國佛教幾個主要宗派（天台宗、三論宗、唯識宗、華嚴宗、禪宗）的代表性著作，也有少數與中國佛學淵源關係較深的佛教譯籍。所有項目都要選擇較好的版本作爲底本，經過校勘和標點，整理出一個便於研讀的定本。對於其中的佛教哲學著作，還要在此基礎上，充分吸取現有研究成果，寫出深入淺出、簡明扼要的注釋來。

由於整理注釋中國佛教典籍困難較多，我們又缺乏經驗，因此，懇切希望能够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協助，使這項工作得以順利完成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一九八二年六月

附：中國佛教典籍選刊（第一輯）擬目

弘明集（校點）

廣弘明集（校點）

出三藏記集（校點）

高僧傳（校點）

續高僧傳（校點）

（梁）僧祐

（唐）道宣

（梁）僧祐

（梁）慧皎

（唐）道宣

- 宋高僧傳(校點)
法苑珠林(校點)
中論(校點、注釋)
肇論(校點、注釋)
大乘起信論(校點、注釋)
大乘止觀法門(校點、注釋)
童蒙止觀(校點、注釋)
三論玄義(校點、注釋)
成唯識論(校點、注釋)
因明入正理論疏(校點)
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(校點、注釋)
華嚴金師子章(校點、注釋)
華嚴原人論(校點、注釋)
禪源諸詮集都序(校點、注釋)
壇經(校點、注釋)
五燈會元(校點)
- (宋)贊寧
(唐)道世
(後秦)鳩摩羅什譯
(晉)僧肇
(梁)真諦譯
(陳)慧思
(隋)智顥
(隋)吉藏
(唐)玄奘譯

法苑珠林校注

古尊宿語錄（校點）

（宋）贊藏主

校注記略

法苑珠林，唐釋道世撰。宋高僧傳釋道世傳頗爲推重，謂此書「舉文囿之菁華，嗅大義之薈萃，以類編錄，總一百篇。學人檢括，提綱舉領。十稔畢軸，行於天下。」

此書成於唐總章元年（六六八），初著錄於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五，至宋入藏。宋、元、明、清諸藏皆爲百卷，唯嘉興藏改爲百二十卷。四庫著錄及四部叢刊影印皆據嘉興藏本。以與古本卷數不合，卷次錯亂，簡葉相違，章段崩離，檢索爲難。至清道光年間，常熟燕園蔣氏刻本回復爲百卷。

常熟蔣氏名因培，號燕園主人。原任山東齊河縣知縣，道光辛巳（一八二一），以事遣戍，其妾董姝發意刻此。刊正訛誤，復百卷之舊。事詳重刊法苑珠林序及重刊後記。今校注即以此刻本爲底本。

此書爲類書體。引文注有出典，標明出於某經、某論或某書。其耳聞目擊、無記載可述者，亦敘明依某人所說。具見出處有徵，不爲虛構，甚合史法。因而自四庫著錄以來，清代漢學家特重此書，各家藏書志亦多著錄。有評論爲「陳隋以上舊籍，唐初存者較多，其無傳書者，可以爲蒐討之用；其無足本者，可以爲校補之資，於藝苑學林自有裨益」（見劉毓崧通義堂文集卷十二書法苑珠林後）。而於佛教信衆，可「就門隨部，檢括所知，如提綱焉，如舉領焉」（見宋高僧傳釋道世傳），亦便於閱讀搜尋，得知佛

理要旨。是則此書既於唐初已有佛典作了一次綜合分析及扼要記述，又廣泛徵引一般著述及民間見聞，保存了當時若干實際資料，在學術研究上具有重要價值。

此書總一百篇，各篇隨其內涵，文有長短，復綜合成百卷。篇即佛學研究分類項目。篇下分部，首爲述意部，簡述本篇要旨，俾讀者明其重點。然後按本標題內涵分部，述其要義，所述皆有所本。篇末多附有感應緣，以事證理，事理相應。「篇」爲大綱，「部」爲細目，間有少數篇中包含平列數項，或僅書其名，或亦列爲「部」。如第一劫量篇分列小三災及大三災二項。第二三界篇分列四洲及諸天二項。第八十五六度篇下分列布施部、持戒部、忍辱部、精進部、禪定部、智慧部，此六部下又各有述意部等諸部。第八十七受戒篇下分列述意部、勸持部、三歸部、五戒部、八戒部、十善部、三聚部。此七部下亦多有述意部等諸部。由此篇、項、部系統排列，全書內容可一目了然，便於翻檢。

此書以佛經故實分類編排，引經據典，推明罪福之由，使研讀者知佛教所崇尚者爲何，所破斥者爲何，藉以了解佛教概貌、佛學要義，以是詳於事相而略於義理。雖事必有理，此即附事顯理，就事而思其理，理在事中；况述意、引文，非不明理。然深窮佛理，唯歸於絕待之理，如空有不二、中邊不二、我無我不二等，故佛爲衆生說法，隨時隨機，固無定法，意在引導衆生由心見理，由相待漸歸絕待。如菩薩地持經施品言：「若非彼人所知義者，悉不施與。若是彼人所知義者，菩薩於此經卷已自知義，則便施與；若未知義，自須修學。」可見佛教極重法施，求法者必能知義，能施者必自知義，方可施與。正以衆生理解、接受能力不等，故佛法有方便教三乘與圓頓教一乘；有小大、權實、漸頓、偏圓，必求勝智，

精進修學，方能盡知。若於此書詳述，則閱讀知義者必少，是知此書作者善說法要。閱讀者雖不免感到有難解、難行、難信處，然進一步續加研求，於佛教哲學必能明其體系，貫通於此書所述事相及全部教義與修因證果。

先君子叔迦先生畢生致力於佛學研究及教育事業，注重此書，曾詳為校勘，加以標點，注明引書卷品，幾底於成。後值動亂，未曾刊行。原曾為校注新本作序，亦已散失。幸據以校注之底本尚完好無缺。

中華書局擬訂之中國佛教典籍選刊的整理出版計劃列有此書。爰就先君子遺稿悉心釐定，足成全書，藉以完滿先君子以此奉獻讀者之遺願，冀其成為一個便於研讀的定本。讀者如發現有不妥當、不完善處，敬望指正，使之終成便於研讀的定本，無任感謝！

一九九〇年三月周紹良謹識

校注叙錄

一、道世傳略

道世是初唐傳承四分戒律的律師，也是於佛教文獻深有貢獻的學者。

他本名道世，因避太宗諱，以字玄惲行。俗姓韓，祖籍伊闕（今河南洛陽市南），先代在京都爲官，乃成爲長安（今陝西西安市）人。幼年聰敏超群，十二歲出家於青龍寺。隋大業十一年（六一五）從弘福寺智首律師受具足戒。智首是當代負有盛名的律宗大德（一），道世與後來傳南山律的道宣都是同門（二），研求律典，鑽尋上乘，爲三輔地區的僧人所欽敬。顯慶初，唐高宗詔慈恩寺的玄奘三藏入宮內翻譯經論，慈恩寺的大德替代三藏行道，道世即在其中。及三年（六五八），爲皇太子敕建的西明寺築成，道宣爲上座，神泰爲寺主，道世也以英才博學入居此寺，與道宣共同宣揚戒律，道行聲望，見稱當世。

他於講授之餘，深入法海，於顯慶四年（六五九）撰諸經要集二十卷，繼而又用十年之功，至總章元年（六六八）成法苑珠林一百卷，蘭臺郎李儼爲之序。另外著有毗尼討要（或作四分律討要）五卷（以上三書均存），釋門靈感錄五十卷，金剛般若經集註三卷，四分律尼鈔五卷，大小乘禪門觀十卷，受戒儀式

四卷，禮佛儀式二卷，敬福論十卷，略敬福論二卷，大乘十觀（或作大乘略止觀）、辯僞顯真論、百願文各一卷（以上各書均佚）。

道世於麟德元年（六六四）曾上表朝廷，陳奏道士郭行真、李榮、田仁惠等私竊佛經，改換文句，人法名數，三乘六道、五蔭、十二入、大小法門，偷安道經，欺騙世人，請予以查勘。經過官吏的審問，都承認實有其事，被流放到遠州看管。

道世弘道元年（六八三）入寂，世壽八十七歲（三）。

二、從諸經要集到法苑珠林

道世閱讀經藏，撰成諸經要集（以下簡稱要集）一書，已是花甲之年。此書一名善惡業報論，是以善惡業報為主題的選集，分三十部，共二十卷。輯成之後，他感到三藏浩瀚，勝義繁多，僅限於善惡業報，遠不能滿足對佛法的理解和需求、對世法的印證和啓示。故從顯慶四年開始，繼續閱讀一切經論和外典群書，在要集的基礎之上，多方取材，輯成一部內容更加廣泛，分類更加細密，查閱更加便利，工程更為浩大的佛教知識全書——法苑珠林，以溝通世出世法，擴大佛教的理論氛圍，使之與社會心理互相契合，令讀者欣然易於接受。正如維摩詰經中所說的，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衆生隨類各得解」。實際是要將佛教文化廣泛傳佈，使它的影響更加深入民間。所以珠林與要集二者之間，有着親緣的關係。局部有所繼承，大部分則是另起爐竈。待到珠林完成，寒暑十易，道世已是七十有二高齡。在編

寫的過程之中，他不知灑盡多少心血，耗盡多少筆墨，鑽研三藏，出入書城，終於達到目的，著成這部傳世的鉅著。

三、法苑珠林編輯宗旨和體例

作者在珠林卷九九雜要篇述意部總結編輯此書的宗旨是：

經論浩博，具錄難周；記傳紛綸，事有廣略。所以導達群方，開示後學，設教緣迹，煥然備悉，訓俗事源，鬱爾咸在。搜檢條章，討撮樞要，緝綴紙筆，具列前篇；其餘雜務，汲引濟俗，現可行者，疏之於後。冀令昏昧漸除，法燈遐照也。

也正如李儼序文中所說：

所以舉文囿之菁華，嗅大義之蒼蕪……義豐文約，紐虞氏之博要，跡宣道鏡，晞祐上之弘明……舉至贍而無遺，包妙門而必盡。

此書就是從經律論三藏之中，摘取要言，依據次第，分類編纂。舉凡佛教的宇宙觀，人生觀，修行的善道法門，儆戒的惡報劣習，莫不昭示當前，令人豁然開悟。而引用的方內之書，亡佚之典，更是異采紛呈，琳瑯滿目。既是研習三藏的無盡資源，又是通達佛教的終南捷徑。

本書的體例以篇爲大類，自劫量篇開始，至傳記篇止，共一百篇。下分六百八十多部，然後是感應緣八百八十多則。這是全書的整體框架。在篇與篇、部與部之間，都有着有機的聯繫。每部的結構，

則是先有述意一篇，作為提綱；然後精選各種經律論，從不同的角度來闡明該部的主旨。在有的部中，又增有「述曰」形式的言論，表述對某些情況的補充^[四]。最末以「頌曰」結束。感應緣則是以歷代在本土出現的一些故事，作為佛法真實不虛的證明。

述意部佔的篇幅相當多，為本書的重點，是用駢儷文字撰寫的。每篇都是作者精心的創作，寓意弘深，而且對仗工穩，運典極當，辭藻華麗，文采斐然，是道世得意之作。其中偶爾也借用古人的作品，如三界篇·述意部引自世界記目錄序^[五]，千佛篇·結集部·述意部引自出三藏記集序^[六]，妖怪篇·述意部引自搜神記^[七]，舍利篇·述意部引自振旦神州佛舍利感通序等^[八]，都是借前人之說，進行再創作，而為自己立言。此外，篇末的「頌曰」，也時常引用古人的詩句，如劫量篇·大三災部末的頌引自陳僧智愷臨終的詩^[九]，捨身篇末的頌引自劉宋謝靈運之作^[十]。另外在感應緣的序言中，也常引前人之文，如變化篇·感應緣引搜神記^[十一]，敬佛篇·觀佛部·感應緣引集神州三寶感通錄等均是^[十二]。說明作者博覽群書，擷英咀華，所下的苦功。

四、資料的來源

珠林引用的資料，至為廣泛，首先要提到一點的，便是類書的淵源。佛教的類書，始於梁代僧旻、劉勰的《衆經要鈔》^[十三]，繼有智藏的《義林》^[十四]，賣唱的法賣聯璧^[十五]，虞孝敬的內典博要^[十六]，這些著作，唐初仍然存在（見珠林卷一百傳記篇·雜集部），道世繼承和採擷這些類書，自然是淵源有自，順理成

章。可惜它們早已散佚，無從考察其引自何家。唯有寶唱的經律異相仍存於大藏之中〔三〕，可以覆按。

異相分類從天地部開始，天部內容有三界諸天、三界成壞（小三災、大三災）、劫之長短、日月星雷。然後是佛、菩薩、聲聞、國王、太子、鬼神、畜生、地獄等。珠林分類從劫量、三界、諸天、日月開始，很明顯是受到異相的影響，其中引用的一些經論如長阿含經、譬喻經等，則更是多見。

除佛教的類書外，世俗的類書如修文殿御覽見於卷六六道篇·舍宅部·感應緣。又如卷四五審察篇·審學部·感應緣引有博物志、白澤圖、抱朴子三書，與太平御覽卷八八六精部所引次第、文字全同，如出一轍，可證二者當是引自同一類書；但出自何家，則無從得知。因類書已集中一些資料，所以利用起來就顯得很便利了。

此外，所引內典經律論，自後漢、三國、兩晉、南北朝的譯本外，當代玄奘的新譯經論，均在袁輯之中。外典經、史、子、道書，也多所徵引，而感應緣中引有：

宣驗、冥祥、報應、感通、冤魂、幽明、搜神、旌異、法苑、弘明、經律異相、三寶徵應、聖迹歸心、
西國行傳、名僧、高僧、冥報、拾遺等。（卷五六道篇·報謝部·感應緣）

他如搜神後記、異苑等，也多處引用。這些感應緣集中了大量古代社會各種奇異變怪的記載，為後世研究民間習俗和傳說，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資料。

再所引書中，有些是內外典籍中的佚書。內典如賢者五戒經、敬師經、舍利弗處胎經、赤嘴烏喻

經〔一〕，疑僞經如造天地經、像法決疑經、淨度三昧經、毗羅三昧經〔九〕，還有當時社會上流傳的陳真諦三藏譯經的注釋〔二〕，北魏勒那摩提翻譯的七種禮法〔三〕，都是很寶貴的佚籍。外典如河圖玉版、龍魚河圖〔四〕、外國圖〔三〕、師曠占等〔三〕，種類甚多，有的雖僅存一鱗半爪，仍不難看出其書的屬性，在學術上的地位，而受到後人的重視。五代釋義楚輯釋氏六帖，宋代李昉撰太平廣記，便多所援引本書。近代魯迅集古小說鉤沉，就從中輯出冥祥記、旌異記等篇。清人盛行蒐輯遺書，而不知利用此書，致多所遺漏。茆泮林輯十種古逸書之古孝子傳中，劉向孝子傳未引此書舜、郭巨、丁蘭、董永四則，宋朝之孝子傳未引王虛之一則，鄭緝之孝子傳未引丁蘭、董永二則〔四〕，這些儒者囿於不讀佛書，不知其中寶藏甚富，乃致失之交臂，殊可歎惜。

資料的來源，除典籍外，還有同人們親口的傳說。如唐居士徐善才〔五〕、長安店上新婦〔六〕，都是當事人向道世所說。簡州佛跡〔七〕、隆州令狐元軌〔八〕、晉州屠兒〔九〕、岐州王志〔十〕等則是有人證的傳聞，均可置信。此外書中還保留了許多當代的史實，這也是此書獨具的特點。一是著錄隋唐的譯經，如隋笈多三藏譯的千轉陀羅尼神咒〔三〕，西國三藏口授的願見彌勒佛咒〔三〕，玄奘譯的讚彌勒四禮文等〔三〕，都是不見於高僧傳和譯經目錄的譯品。二是記錄時人的著作。龍朔三年（六六三）敕令文學士等撰西國志六十卷，圖畫四十卷〔四〕，其中罽賓國的漢寺、波斯匿王都城大塔、乾隆羅城雀離浮圖等〔三〕，均見記載。王玄策的西國行傳，數見徵引〔四〕。他如曇邊法師的十惡懺文、靈裕法師的總懺十惡偈文、玄琬法師的懺悔罪惡九行偈〔三〕都有錄文。三是載有社會上發生的大事，貞觀十七年（六四

三）三月，詔令使人李義表、王玄策送婆羅門還國，十二月至摩伽陀國，巡省佛鄉，覽觀遺迹〔三〕，十八年（六四四）十月丙申，汾州、并州文水縣殞星〔三〕，十九年（六四五）正月，李義表、王玄策於王舍城耆闍崛山立碑，二月於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樹碑，魏才書〔四〕，龍朔三年（六六三）宣敕西華觀道士郭行真配流愛州〔四〕。這些史實，都是與佛教有關的大事，有很高的史料價值，可以彌補歷史記載之闕。

五、本書的整理

先師叔迦先生自一九三〇年避世青島湛山，皈心佛教以來，即深入法海，潛心三藏，於各大學、佛學院講授唯識、因明及佛教史，又為續修四庫全書所收佛教著述撰寫提要，另注疏經論，成最上雲音法彙十餘編，其佛學之底蘊，可謂深且厚矣。六十年代初，感到本書選材精湛，品位極高，並蓄兼收，內涵豐贍，並且使用便捷，易收成效。故於授課之餘，又發弘願，爰取董氏閻閣百家道光刻本為底本，從事注釋這一鉅大工程。

首先是校點，珠林是一部一百二十餘萬字的大書，引用佛典和經史子書極為弘富，標出書名、人名、地名、朝代、年號，分析句讀章節，校勘文字，是大有學問，非一般學者所能勝任的。先生經過數載的辛勤，始克完成大部，個中甘苦，是可以想見的。

其次，珠林的體例，於引用之書，只列書名，不標卷數，故查找原書，頗為繁難。先生乃徧翻三藏，注明原書的卷次品名。這一工作，非學殖豐厚，深通佛學者，是無從著手的。至於大段的引文，還比較